

橋本宇太郎是吳清源的師兄，在日本棋壇地位崇高，三度在「本因坊」戰勝出，被稱為「本因坊昭宇」。他和吳清源同是日本名譽九段棋士瀨越憲作的門下，吳清源東渡日本學藝前，橋本宇太郎曾到中國考驗吳清源的棋藝。兩人出師後，棋壇上幾度同室操戈，既是敵也是友。橋本宇太郎對吳清源的認識很深，他在獻詞中的一番話，可為《吳清源回憶錄：以文會友》這本書的權威性註腳。

吳清源以日文寫成《吳清源回憶錄：以文會友》，書中最後一章接近結尾道「我已步入古稀之年」，看起來，像是他對自己人生的總結。不過，吳清源後來多活了三十年，活到一百歲，其間對棋壇、中日關係孜孜不倦，做出可觀的貢獻，但以「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角度來看，這本書雖然不能盡述吳清源的一生，但他的大半生都寫在這本回憶錄裏。

吳清源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對圍棋的信念是什麼？作為圍棋名宿，在中國出生，到日本學棋、成名，捱過二戰的磨難；他兩度入籍日本，戰時被視為漢奸，戰後被國民政府唾棄，一度成為無國籍人士，他寫這本書時怎樣回顧自己波瀾跌宕的人生？這本書的最後一節「文武兩道」，可說是他的剖白。



以圍棋闡釋個人觀

在「文武兩道」中，吳清源以圍棋闡釋了他的「文化觀」及「人生觀」。他認為，圍棋講求勝負屬於武道，如果不拘泥於輸贏，充分享受箇中樂趣，或者把留下傑出的棋道視為一種創造，那就非常接近文化領域。他又表示「……圍棋也近乎藝術。而在長時間的對局中，棋子即使被吃也未必輸，勝負也不取決於一時，這也顯得較為平和。」

吳清源認為，圍棋亦有其全球性的「和平使命」，他相信圍棋如果在世界範圍內普及，形成繁盛的國際圍棋交流，必定能在促進國際友好與和平方面發揮巨大的作用。

吳清源以圍棋成名，人生觀也離不開圍棋。可是，他接觸了宗教信仰後，便以「圍棋和平使者」自任。他更表示，「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通過圍棋和信仰來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最大的心願便是希望日本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人民能夠早日遠離政治紛爭，和平而友善地共處。」

回顧吳清源的一生，七十歲左右寫這本書，直至百歲離世，近三十年間為推動圍棋

“吳清源先生本在動亂的中國長大，來到日本後，更是必須在異國他鄉的戰亂中艱苦求生。這實在是波瀾萬丈而不同尋常的人生。

——橋本宇太郎為《吳清源回憶錄》的出版獻詞

陳國林

棋盤內外的吳清源



▲吳清源著、陳翰希譯《吳清源回憶錄：以文會友》（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二〇一七年七月）



▲吳清源（右）和妻子（左）、以及二哥吳炎，一九九八年第二次回到北京舊居書中圖片

借宗教信仰治愈靈魂

用現在的術語，吳清源除了是棋壇的驕子外，也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從一九四五至四八年底，他追隨靈宇教女教主靈光尊近四年。日本在這段戰前崩敗至戰後蕭條的日子，吳清源帶着妻子，流離失所。他修行表現欠佳，被稱為現世唯一人神的靈光尊厭棄。吳清源卻甘之如飴；曾不知死活闖入駐日盟軍司令部，企圖找麥克阿瑟將軍，勸說這位對日戰爭戰功彪炳

的盟軍統帥入教，好成為靈光尊的信徒。吳清源也因未能完成靈光尊交付的任務，打算尋死。他後來不滿靈光尊的表現，最後離開了她。可是，吳清源的宗教熱誠未有因而減退，他寫這本書時對自己身為「紅卍會」的「長老會員」，似乎感到自豪。

宗教為什麼對吳清源那麼重要？他在回憶錄曾經這樣說「……我整日征戰勝負的內心突然出現了無法填補的空洞，寂寞無從治愈，每天得不到解脫。」

一九二八年，十四歲的吳清源在母親及長兄陪同下，東渡日本學藝，拜瀨越憲作七段為師，翌年獲授三段資格，直至七十歲從日本棋壇正式退役，吳清源縱橫日本棋壇超過半個世紀，能征慣戰，日本不少圍棋名手，如木谷實、雁金、坂田榮男、「本因坊」（岩本薰）、藤澤庫之助、高川等都是他的手下敗將。

吳清源棋壇上戰績彪炳，但不是長勝將軍，一九五八年在長女佳澄誕生之後，吳清源開始走下坡，就在這一年，他與本因坊秀格的三番棋時首嘗敗績。自此之後，表現逡巡不前，最好的成績不過第二。一九六一年不幸遇上車禍，之後一面養病一面參賽，可是棋力大不如前，一九六五年時更首度遭受七連敗，直到八四年宣布從現役棋士的行列引退。

一九六一年八月吳清源從小田原的家趕往東京，參加「紅卍會」會議。為怕遲到，他趕越馬路時被摩托車撞飛送院，其間昏迷

了二十分鐘。吳清源認為主治醫生草率，他的右腳腿骨關節脫位，腰骨兩處骨裂，都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特別是沒有替他做腦電圖和心電圖。那吳清源怎樣看待那次災難性的車禍？車禍後他持續頭痛，出現各種後遺症，他表示「棋士生涯也因此受到極大的威脅。回想起來，這場故事一下子縮短了我的棋士生涯，簡直如同命中注定。」

雖然如此，吳清源不管作為現役的棋士，或是退役後，他對棋壇貢獻之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他與木谷實開展了新的布局，為圍棋界的布局帶來了革命。一九三三年十月，吳清源與「名人」、「本因坊」進行紀念對局，執黑下出三三、星、天元新布局，震驚天下。

所謂新布局就是黑子的第一、三、五手棋，依次序落在棋盤的三三、星、天元的位置。這種開局落子在三三位，日本從江戶時代開始，視之為圍棋的禁忌，被稱為「鬼門」，在那裏落子就稱為「鬼門打」，後果非常嚴重，下子的棋士甚至會被逐出師門。對弈時，下三三也是對長者不敬。吳清源當時對「本因坊」掌門人秀哉下三三棋，被視為對日本棋壇的藐視，此舉可見吳清源敢作敢為的一面。

吳清源退役後，致力推動圍棋國際化，他認為日本圍棋界迴避解決「萬年劫」和「緩一手」的問題，只是在前人的判例上，外加一些規則。日本棋壇這種曖昧態度，他成了犧牲品，令他與高川三番棋對決，竟然以劫材多的一方，因補棋問題，輸了半目而落敗。相反，吳清源讚揚中國的圍棋規則最為合理，並建議以中國圍棋規則為基礎，改革圍棋的規則，使之更為簡單合理，讓任何人都能明白。

吳清源雖曾是日本圍棋界的天之驕子，也是他老師瀨越憲作的出色的門生，但他的日本棋院棋士的身份，一九四七年時卻莫名其妙被其老師「褫奪」，他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一九六八年參加「本因坊」戰時才發覺。吳清源認為自己從未呈辭，根本沒必要申請回歸棋院，也毋須向日本棋院屈服，否則有辱中國人的身份。吳清源與日本棋院這些分歧，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我們可以說，自一九四七年以後，吳清源再不是日本本土的棋士，他只是日本棋院的「名譽的客座成員」。（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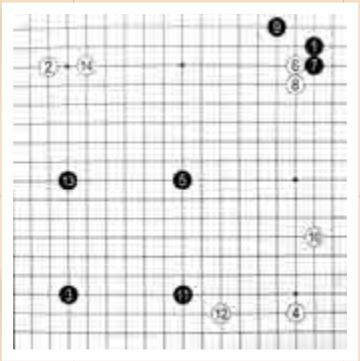
▲吳清源與妻子吳和子（中原和子）合照書中圖片



▲吳清源（左）與高川格對賽時停電，只好點起蠟燭應變書中圖片



▲吳清源（左）獲頒9段棋士時攝書中圖片



▲吳清源的「三三天元星」布局，當年日本棋壇對此有極大反響書中圖片

棋盤有界國家無界

吳清源祖籍中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人，十四歲時東渡日本學習棋藝，此後一直留在日本，一九三六年入籍日本。二戰後，一九四六年吳清源喪失日本國籍，三年後取得中國國籍，一九七九年六十五歲時再次加入日本國籍。吳清源的國籍更迭自有其歷史、政治等因素決定，或非

他個人所能左右。他怎樣為自己定位？他說自己是「國際人」。「棋盤有界限，國家無界限」，不知這是不是吳清源當時的心境。

吳清源一生充滿傳奇，父親早逝，小年紀已憑著一手棋藝，出入北洋軍閥段祺瑞的總統府，每月從段祺瑞處領取名義為學費的一百元的酬勞，成為家中的收入

主要的來源。年不及冠，東渡日本在彼邦揚名，歷經風霜，到了古稀年仍為普及圍棋僕僕風塵。

人生如圍棋，手執黑子，你管不了白子；拿了白子，又撇開不了黑子。世上有些事物，總是與人的意志為敵。吳清源作為棋聖，這方面或許有着更不一般的體驗。



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
瀏覽更多讀書資訊